

# 人性的胜利

不同于汉时赋、唐时诗、宋词之类的精英文学,明朝读书人需求的是更平民的文学

书间道



《明朝文学》  
周群 郑舟 著  
南京出版社  
2016年3月

明朝是一个稳定的朝代,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,经历了276年的统一和稳定,它既没有发生唐朝“安史之乱”那样的破坏,也没有发生像宋朝南迁那样的分裂,更没有像清朝鸦片战争那样的国难,而是基本上平平安安度过了276年,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不过,单从文学上看的话,明朝文学倒不像政治上那么稳定。

在明朝的一开始,从朝堂到民间,谈论文学实际上离不开谈理学。

朱元璋信奉这种宋朝时出现的新儒学,明朝的科举“考试大纲”规定得更严格,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“四书”中出题,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。官方对理学的肯定,成了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指挥棒,整个士子阶层看似被禁锢在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牢笼里。但同时,大规模的科举取士,却让统治者的“完美牢笼”渐渐变得崩坏。

在明朝之前,中国有着明显的贵族阶层,哪怕是在实行科举制度之后,读书也只是少数人的专利,极少有寒门士子能跃过龙门,但在明朝,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出现了,读书人越来越多,读书的门槛也越来越低。政府用减免赋税的激励机制来鼓励这种增长,因为这有利于理学思想的统一。

遗憾的是,随着生产力的进步,一切开始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。

尤其是在江南,明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,读书人越来越多,识字率也大幅上升,一大批能读书识字,却无望走科举入仕道路的市民有了新的精神文化需求。不同于汉时赋、唐时诗、宋词之类的精英文学,社会上需求的是更平民的文学。

现在看来,明代文学发展的走势,是一个先抑后扬态势。以嘉靖年间为界,可分前后两期。

前期,回归期。即对儒学文艺观的回归。社会由乱而治。随着明初经济复苏,社会相对稳定,再加之政治上的特务统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,思想的理学控制,增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。无奈文人向古人乞讨,人们转向对平稳和谐、雍容典雅的欣赏。此时台阁体、道德剧大行其道,创作步入了贵族化和御用化的轨道,而走向死沉。

后期,是文学突变时期。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,市民阶层的壮大,思想统治的松动,王阳明心学的流行,创作主体精神高扬,文学很快复苏而大步迈进,很快地迎来了文学突变和全面繁荣。小说有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问世;戏曲有《宝剑记》《浣纱记》《鸣凤记》三大传奇问世,汤、沈剧坛争霸;诗风流派此起彼伏;三言两拍,叹为奇观。共同的审美趣味急剧转向世俗化、个性化和趣味化,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。

等到了晚明,君王早期提倡的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早已被束之高阁,反倒是包括色情文学在内的市民文学流行起来,当更多人能读能写时,文学也变得通俗而充满活力。而最通俗,也最流行的就是最能切中人性欲望的“床第文学”。

朱元璋显然不会想到,他定好的规则这么快就被打破了,当然,打败这位千古一帝雄才大略的其实并非“床第文学”,而是人性。 江尘

# 与书相伴,无书不欢

对于阅读,范先生信奉「博学之,明辨之,开卷有益,读书无禁区」的格言,书好不好,读过才知道

悦读



《相约在书店》  
范用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2016年4月

范用先生是真正的爱书人,他一生读书、编书、写书,与书相伴,无书不欢。《相约在书店》由范先生的数部著作精心编选而成,书中内容共分为“乡里故人”“衡宇相望”和“书香处处”三部分。这些文章或回顾范先生本人读书、编书、写书的经历,或记述故乡亲人往事和师友往来之谊,林林总总,无不与书、与书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与许多爱书人一样,从儿时起,范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迷,他觉得世间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,书,成为他的“通灵宝玉”。范先生先是迷上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,以及各种儿童文学杂志,继而迷上了漫画书,热衷于出“号外”、编刊物——他是最早的“自媒体”创办者,尽管彼时的范先生并不知道什么是编辑、什么是出版与发行,但他却总是喜欢“唱独角戏”,在一些折成课本大小的图画纸上抄抄摘摘、描描画画,然后装订成杂志的模样,在同学们之间相互传阅。直到有一天,范先生进入出版社工作,他写的字,他画的图,他设计的封面,居然印到书上,范先生才恍然发现,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实现了!

从梦想到现实,范先生坦陈,在与书打交道的过程中,他度过了愉快的一生。当然,其间有顺心的时候,也有倒霉的时候;有开心的时候,也有苦恼的时候——他曾经挨过无数次批评,说他“干出版不是‘政治挂帅’,是凭个人爱好,个人兴趣”;他也曾经被很多人误解,以致面对时时变化的出版“风向”无所适从。但是,毫无疑问,更多的时候,范先生在自己的编书生涯中体验到的是欣喜,是快乐,是满足。范先生认为,做出版、开书店就要广交朋友,朋友既是出版社的财富,更是无价之宝。范先生与许多文坛名宿、艺坛耆旧过从甚密,他自称与漫画家丁聪“臭味相投,沆瀣一气”;他说与田家英交往精神上平等的,有安全感;他以第一流的纸张、第一流的装帧出版了巴金的《随想录》;他竭力鼓动郑超麟写回忆录,并促成了《史事与回忆——郑超麟晚年文选》的出版……

对于阅读,范先生信奉“博学之,明辨之,开卷有益,读书无禁区”的格言,自谓书并没有绝对的好、坏之分,好书坏书,只有读后自己判断,“读书亦如进食,多吃五谷杂粮有益身体,不可偏食”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,《读书》杂志创刊伊始,范先生即大胆地刊出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,引发了一场读书界的大讨论。在范先生看来,读什么书,怎样读书,其实也是一种做人的权利:认识世界之权,调查研究之权,知己知彼之权……这些权力并不仅仅局限在读书方面,同时也象征着一个人的人格与境界,心胸与视野——而如此种种,贯彻在出版事业上,则渐而成为三联书店的出版宗旨与传统。

漫画家华君武说:“范用是我们漫画家的好朋友,可惜他无权,如有权必为我们的保护神。”范先生的形象在漫画家们笔下也最是得趣,诚如范先生本人所言:“他们画范用,千姿百态,竭尽夸张之能事,然而都那么神似逼真,这就合得上美学观点之‘丑即是美,丑中见美’。”而我们从中看到的,其实正是范先生最为本真、最觉可爱的那一面。 慧远

# 我会向女儿推荐咪蒙,但是……

励志书的通病就是忽视具体条件,将小概率事件当作「普世价值」

好书我读



《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》  
咪蒙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2016年6月

我把《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》当段子看。我始终以为,一个成人处理问题,需要决策时,征求他人意见很正常,最终主意还得自己拿。一些较好的励志书,包括咪蒙这本,我会推荐给上大二的女儿看,同时会仔细地和她讨论,以防跑偏。毕竟,较好的励志书也是励志书。

有些书看时很过瘾,但肯定有很多年轻的成年人,比如我女儿,读了之后就很可能被误导。读书过程中不愿意思考,容易被作者带着走的年轻读者,恰好是情感问答、励志、职场秘籍、旅游文艺之类书的最大的读者群。生活中的事,并没有一个固定套路,或者一个绝对正确的解决方法。当一个读者信以为真,把书里老师傅教的招用在现实中,我不关心他的麻烦是消除还是扩大,我担心他渐渐变成一个没有主意,失去独立的人。这才是真正的麻烦。

拿励志女作家咪蒙来说,她的成功是她自己的。她可以辞掉工作,可以举家漂到北京创业,那是她自己的性格、选择、奋斗与机缘多方面促成的。如果你想复制,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具备咪蒙的一切条件。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例子。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辍学创业,不等于你跑出校园开公司就能成功。

在无数的咪蒙的金句里,我赞同“我们深知世界的复杂、黑暗和荒谬,依然选择面对复杂,保持喜欢。”“不管多少岁,我都会努力,因为我只不过想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人。”反对“这个世上,只要你敢,再大的不可能,都会变成可能”。因为后者没有限定,没有敬畏,无限放大主观能动性,是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”的互联网时代翻版。咪蒙说的“这个世上,只要你敢,再大的不可能,都会变成可能”行得通的话,剑桥卢卡斯教授席位和中科院早就被民科霸占了。细读全书,你会发现咪蒙隐蔽地说到了这个道理,怕就怕有些读者看不出来。励志书的通病就是忽视具体条件,将小概率事件当作“普世价值”。

反对文章《别做恶,致咪蒙》引用人人网几篇类似的文章说咪蒙炒冷饭。以该观点来看,人类的文章诗词都在炒冷饭,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就是炒“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”的冷饭,都是写爱情的呀。《别做恶,致咪蒙》认为帮助弱者是人类文明的结果,需要弘扬。这没错,但咪蒙文章里的“求生存的弱者”,而是一些企图不劳而获、同时拿道德压人之徒。《别做恶,致咪蒙》拿出小悦悦、扎克伯格的例子,更是偷换概念,逻辑混乱。如果说具体事例,咪蒙也不是完全正确——废话,谁都有都正确的人啊。可有些人就是要求别人事事正确。

我觉得书名改为《我不喜欢这个功利世界,所以我要加倍努力》更好一点,可这就不是咪蒙了。我会推荐女儿去读咪蒙,但我会根据女儿的自身情况,和她讨论书中的“三观”。我会向她解释,为什么咪蒙第一篇写父亲“哪怕经济再窘迫,也不好意思跟我说,怕增加我负担,是真的”,第二篇马上写父亲“埋怨咪蒙没给他8万元”前后并不矛盾的原因。 瘦猪